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六

諸侯之孝

愛親

臣按正義舊問曰自舊問曰至反相通也皆邢昺作正義時所引經師與時人問答之辭天子以愛敬為孝及庶人以躬耕為孝五者並相通否梁王答曰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

謚已下事耶以此言之五等之孝反相通也然則諸侯以下尊卑雖殊愛敬同致審矣何獨於士章復陳愛敬也蓋士則上達於天子之元子下逮於庶人之野處不牒其秀者也故梁王曰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士章陳愛敬以辨情梁王曰至此亦曷所引之文又經聖治章之言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者無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異也因親教愛因嚴教敬是則聖人天子之事已教成政治而加

百姓刑四海即諸侯以下皆無悖德悖禮者已諫

諍文包五等而以慈愛恭敬安親揚名發問卒章

義備死生而以生事愛敬死事哀慼並提愈知夫

愛敬之達於上下也故諸侯以下各著愛敬之事

於卷始

禮記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

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

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公

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臣按重耳拒秦之言本受之於舅犯亦具天資仁孝故其哭泣拜跪皆合於義

左傳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僖公三十有二年子墨衰絰子襄公也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三十有三年

臣按晉襄公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衰而加絰後遂以為常俗春秋傳記禮之所由變故曰始且以父死而忘秦施其亦不愛其親之甚矣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裯昭公名穆叔不欲曰是人

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襄公三十一年）

臣按乾侯之辱兆於此矣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傳曰非禮也公於嚴父慈母膝下之愛已薄卒致富貴離其身而社稷之不保宜也

東漢清河孝王慶常以貴人（慶母宋氏）葬禮有闕（被誣自殺葬于樊濯聚）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令

乳母於城北遥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塚致哀帝許之詔大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自同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之嫌遂不敢言泣向左右以為没齒之恨後病謂舅宋衍曰清河埤音婢薄願乞骸骨於貴人塚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堂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濕願乞骸骨從貴人於樊濯及今日口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

蒙哀憐遂薨

臣按清河没不忘親庶幾於終身之慕矣記曰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謚之以孝宜哉

濟北孝王次（翟王子）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慟哀焦毁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節沐體生瘡腫諒闇以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增封五

千户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

魏曹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携將老母渡江至吳休祖嘗為吳郡太守休于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座者皆嘉歎焉喪母至孝帝（文帝曹丕）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

吳孫登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中郎將封萬户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權遷都建

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者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而陛下減損大官肴饌過于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

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立凡三十三年卒謚曰宣太子

臣按蜀漢為正統所在魏且不得稱帝而吳又受魏封登雖為太子宜在諸侯之列具於愛弟之卒有號泣之正諫焉慈母之廢有隱痛之微辭焉亦可謂愛親以德也

晉新野莊王歆母臧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

齊獻王攸文帝子　景帝無子命攸為嗣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奉景獻羊后於别第事后以孝聞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嵇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即親密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為宗祧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顔閔爭孝也喜躬

自進食攸不得已強為之飯喜退攸謂左右曰嵇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

梁吳平侯景居喪以毀聞子勵位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使左右節哭景薨于郢鎮或以路遠秘其凶問以疾漸為辭勵乃奔波屆於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隅絕會叔父曇諂獄勵乃率昆弟羣從詣大理雖門生故

吏莫能識之後襲封對揚王命悲慟嗚咽傍人亦為隕涕

安成康王秀年十三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飲食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憺聞喪自投於地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産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

臣按二王同母並以喪致其哀稱孝若憺之克恭

厥兄甫匐喪紀益見其能愛親矣

宜豐侯修性至孝年十一丁所生徐氏艱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沈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蕩漾終得無他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絶迹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頒告宗室

南海王大靈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毁瘠以孝聞臨義安王大昕年四歲母陳夫人卒哀毁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為之傷及武帝崩立昕奉慰簡文嗚咽不自勝

左右莫不掩泣

鄱陽王伯山遭所生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往弔之伯山號慟殆絶

魏艾陵伯子華母房氏曽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以為中毒母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啖之其母乃安

任城王雲少聰慧年五歲景帝崩號哭不絶聲太武抱之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大妃蓋氏薨表求解任

獻文不許雲悲號慟疾乃許之長子澄居喪以孝聞母

太妃孟氏甍居喪過毀當世稱之子東阿縣公順拜大常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致後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臣按任城父子繼王逮孫東阿重踐省階永世克孝有光史傳矣

彭城王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啟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毁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大奇之

臨淮康王昌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

臨淮王彧爾朱榮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帝見彧于樂遊園因設宴樂彧聞聲歔欷涕淚交下梁武為之不樂彧表啓常云魏臨淮王及知莊帝踐祚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

遣僕射徐勉私勸或留或曰死猶顧北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還或性至孝自經違離不進酒肉憔悴容貌見者傷之

齊趙郡王琛子叡為神武所愛養於宫中令游氏母之年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姨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宫見之叡前拜跪因抱頭大哭神武

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𢽾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神武親詣領軍府為發哀舉聲隕絶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慇懃敦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立杖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卧起日夜喻之并敕左右不許進水雖絶漱午輒不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哭泣嘔血及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

咽不自勝文襄為之憫然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追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有司備禮儀至墓拜受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嘔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

清河王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使人勞勉

周郚惠公顥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毀過禮德皇帝與衛可環戰墜馬顥與數騎奔救乃免顥遂戰沒子什肥

導護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導子廣初廣母李氏以憂患而成疾遂歿廣居喪加篤乃以毀斃世稱母為廣病廣為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護母閻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縶護居宰相後每遣使尋求莫知音息後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閻作書與護曰吾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睹一人興言及此悲

纏肌骨含悲抱戚多歷年祀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
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
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
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一
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
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
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于汝戴天履
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猶

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絶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為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護字如此不孝宿殃積戾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神明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為公侯母為俘隷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然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

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于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
以德音並許哀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
自勝伏讀未周五情屠割當鄉里破敗之日蔭保年已
十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
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府天長喪亂四海横
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原其事迹非相負背蔭保身居
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
情斷絶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齊朝沛然之恩既已沾洽

愛敬之至施及旁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顔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絶母子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别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母至舉朝慶悦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

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親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

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

臣按護與母閤二國分隅觀其書詞往復至情真

款溢於楮墨迄乎復合舉朝稱慶人主為之肆赦

舉觴窮榮極盛可以償前痛矣然護專權怙寵不

知持盈之道親歿之後身陷大僇而母祀且至於

不可問迹其所為不過世人之愛其親非孝子之

愛其親也

唐韓王元嘉在潞時年十五聞太妃病涕泣不食居喪毁甚太宗數慰勉

臣按元嘉武后垂拱中徙絳州刺史糾合宗室舉兵謀泄后逼令自殺神龍初追復爵土其舉兵義也使其媚武氏以守富貴君子弗貴也夫喪致其哀大本立矣死義而有後宜也

霍王元軌高祖崩去官毁瘠甚服除遂菜食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晝不進飲食

臣按魏徵稱元軌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焉曾閔豈可及乎其言亦少褒矣夫愛可及也敬為難觀其居喪盡禮久而彌至則元軌亦古人之亞與

武都縣伯鬲少孤事母孝居母喪柴瘠訖除家人未嘗見顏笑

曹成王臯事母太妃鄭以孝聞授衡州刺史為觀察使謾劾貶潮州會楊炎起道州為宰相知臯直復用為衡

州刺史初御史覆訊阜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入乃衣冠
貌言如平常及為潮以遷入告至是乃言其實
太子弘始王代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
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
垂訓何書此耶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勸
貶惡以懲故商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滅弘曰然所不
忍聞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
天資黜凶悖之迹不存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故孔子稱不學禮無以立請改受禮

臣按弘始王代其後又未及君天下故附於諸侯之例若諸王之子未嗣王而卒者亦例書也

宋熙懿王子惟吉太祖崩惟吉裁六歲晝夜哀號孝章皇后慰諭再三始進饘粥惟吉性至孝孝章皇后撫養備至親為櫛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后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歲時奠享哀慕甚至每誦詩至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賢孝

周恭肅王元㒶事母王德妃孝妃每有疾躬侍藥晨夕盥潔焚香以禱至憂念不食母喪哀戚過人

鎮恭懿王元偓子允弼丁母憂悲痛不勝喪固辭起復母葬有日而允弼病篤顧諸子以不得終大事為恨子宗景事母孝居喪如不能勝居第火災急赴家廟不恤其他火亦不為害

東陽郡王宗悌所生母早卒宗悌不識也問父婢語平生輙掩泣繼得其肖貌繪而奉之如生

昭成太子元僖無子以允成子宗保為孫宗保子仲鞠好學能詩事親居喪以孝聞

濮安懿王允讓長子宗懿宗懿次子仲汾居父喪鄰於毀瘠

宗懿子仲佺父歿不食者數日母葬時天大雪步泥中扶翼道路歎惻

宗暉子仲遂父喪哀痛不能勝纔服除而卒

景王杷從上幸青城及上皇徽宗出郊杷日侍左右衣不

解帶食不食肉上皇製發願文述祈天請命之意以授
杷杷頓首泣及北行鬚髮盡白
遼人皇王倍太祖長子太祖計至即日奔赴山陵倍知
皇太后欲立德光太宗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神人
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後
浮海歸唐雖在異域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
臣按史臣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
易得哉遼之義宗可謂盛矣倍追諡讓國皇帝廟號義宗束書

浮海寄跡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絕其心甚有足諒者焉臣以為泰伯之讓承太王也倍之讓承母后也浮海之舉其諸荆吳之遊乎守節之義皆本於事親之孝也

元世祖嫡子真金少從姚樞竇黙受孝經中統三年封燕王常從幸宜興世祖不豫憂形於色夕不能寐聞母皇后暴得風疾即悲泣衣不及帶而行

臣按真金後為太子追謚裕宗此其居藩時之孝

行故附著之

以上諸侯之愛親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録監生臣任　顥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七

諸侯之孝

敬親

左傳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魚輦反）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云）為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

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母乃非德類也乎（成公二年）

臣按晉人以一勝之威敢于慢人而言必質其母出爾反爾秖自辱其親矣齊人援大義責之其亦何辭之與有

楚子（恭王名審）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

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春秋謂祭祀窀張倫反厚也穸音夕夜也厚夜猶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襄公十有三年

臣按楚子能知其過欲受惡謚以歸先君其辭甚恭雖其將死之善言亦殁而不忘敬其親者矣此所以卒獲謚共也

國語周語宣王欲得國子同姓諸姬之能訓導諸侯為州伯者

樊穆仲（即山甫諡）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

臣按宣王問何以知魯侯之孝而仲山甫舉肅恭明神云云者亦敬親者不敢慢于人之義也

晉孫談之子周（晉悼公名）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音旋）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能利人物然後為義）言知必及視

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能分辯是非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

臣按單襄公稱周子其行也文又曰孝文之本也又曰象天能敬蓋其立視聽言之間能慎成端正庶幾于敬其身以敬其親矣其憂戚慶怡急其宗國又可謂不背本也此所以卒有晉而為盟主與

漢梁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

臣按竇太后愛少子心欲以梁王為景帝嗣帝亦有千秋萬歲後傳王之言及膠東王武帝立為太子怨望失親愛以卒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然則史之稱孝慈謚之云孝王者其果無忝乎夫冀非望而行不義以貽慈母憂則所謂寢食不遑者適所以成其大不敬者矣喪服子夏傳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野人曰父母奚別焉都邑之士則知有父矣學士大夫則知有祖矣諸侯則

知有太祖矣梁王諸侯也欲干大統是不知有太祖也不知有太祖則不知有祖父矣蓋亦徒知有母而已禽獸知有母者也不敬何以別乎褚少孫（仕元成間一云宣帝時博士）援經文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責景帝以驕子不孝責梁王（少孫所補梁孝王世家中語）誠篤論也

東平思王宇事太后内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敕諭之曰蓋親親之恩莫大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

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東平國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内興朕甚憯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遣大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内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

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它猶俗語云非外人即下父母子同氣之意也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子為隱直在其中矣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敢宇慚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洗心自改

臣按東平之不得於太后由其恃恩而失禮義既釁咎內生復驁忽臣下始之不敬孰大焉璽書切

責援引經文卒能改行自新尊修經術享國三十餘年又可謂能敬之效也

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獻王名德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户

東海恭王彊帝世祖光武以王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

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

瑯琊孝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比

清河孝王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愼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勑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

東海孝王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皆(皆贏為瘠)至服練紅(既祥之後)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服重行喪制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克己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苫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居喪如禮有增戶之封(敞喪母至孝因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詩云永世克孝念兹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

土宇以酬厥德
任城孝王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户
晉高密文獻王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
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
下物為宗室儀表子孝王畧孝敬慈順小心下士有父
風
長沙厲王乂武帝第六子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
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乂獨至陵所號慟

以俟璋

臣按由近路至陵所此敬慢之分

扶風王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顗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

齊衡陽王鈞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

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尫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蓁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可數相撫說先是貴人以華釵廚子并剪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悲

臣按衡陽居身清率好學屬文手寫五經置之巾

箱其風情素韻名流雅重使生漢京之盛當必如

閻平之保令終與

周齊煬王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子貴少聰敏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為立身之本

唐道孝王元慶事母謹及喪請躬修墳墓

臣按修墳墓必有工匠徒役之事焉而元慶請親

之此亦所謂國非無良農工女而必躬耕親蠶以

為粢盛祭服之意也敬也

信安郡王瑋少有志尚事繼母謹撫異母弟祇以孝友

稱

襄武縣公涵寶應初方母喪奪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

非公事未嘗言蔬飯水飲席地以瞑使還固請終制代

宗見其癯毀許之

臣按非公不言蔬水席地此非直不奪其哀抑亦

不奪其禮矣方于役以勞王事而所至如瞻帷幕而察几筵也可謂敬矣

宋濮安懿王子宗愈以鎮安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嗣封故事嗣王以四時詣祠所宗愈方屬疾或曰不可以暑行曰吾身主祠而不往非禮也强輿以行疾遂亟是年八月薨

宗楚既嗣爵當詣園廟獻會疾以弟宗漢代行嘆曰不能奉籩豆饗我先王而浮食厚禄安乎請以爵授弟不

許
宗祐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為後泣曰
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慕忍為人後乎敢以死請
仁宗憐而從之紹聖四年八月嗣濮王時已病當祀園
廟不肯移疾自秋涉冬連往來元符元年又亟往遂薨
于祠下

臣按經言祭則致其敬論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三王之必欲躬親祀事也可不謂敬乎

崇國公不悳性篤孝遭父北遷每思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仇未報非敢志富貴也登第時已入仕法當超兩秩請回授其母毋封法止令人高宗嘉其志特封郡夫人

遼晉王額嚕溫天祚皇帝長子保大二年即律薩巴等謀立之不克上知額嚕溫得人心不忍加誅命縊殺之或勸之亡額嚕溫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臣按史氏以為類申生之恭者是也比干殺之不得者雖有間然其志有足悲者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未可以從父之令而輒非之也

以上諸侯之敬親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七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八

諸侯之孝

不驕

易大有卦名九三公用亨如字于天子小人弗克

孔穎達正義曰五為王位三既與之同功則威權之盛莫甚於此乃得通乎天子之道小人弗克者小人德劣不能勝其位必致禍害程頤傳曰三居下體之

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

臣按諸侯以奉上為職凡土地人民非其有也即其處大有之時乘剛徤而與五同功亦非其有也天子讓德于天諸侯歸德于天子德亦非其有也

夫然故雖處威權之極而自能亨通乎天子矣小人德不勝位其或有功則威權愈盛泰然不知所處而禍患隨之故曰小人害也亨春秋傳作享葢精白一心竭誠盡慎是内心之通也朝貢不失燕饗極懽是外心之通也皆爲三之克順承六五之象故盛極而不至亢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程頤傳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

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茍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馳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程頤傳曰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辯之智也晳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辯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于滿極也

臣按九四過中之時席彭彭之盛有而不居其有

此固非智者不能彼昧於盛衰之理盈虧之數者真愚者也然而欲求明辯之益須加學問之功仲山甫式古訓而後有明哲保身之美衛武切磋琢磨而始有睿聖之稱夫人固未有不學而可以為智者也

臣又按正義云匪其彭无咎者匪非也彭旁也謂九三在九四之旁九四若能專心承五非取其旁言不用三也如此乃得无咎蓋易之為書不可為

典要在九三為公用亨于天子在九四則三為分權之臣四上近至尊而下比分權之臣咎之叢也能明逆順之理辯上下之分三雖至盛五不可舍一意棄三歸五自得无咎春秋之時諸侯不奉王命而惟彊國是從是皆棄五歸三者也吳楚七國反而梁扼之不得前唐季諸畔連衡獨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庶乎其類于匪其彭者與

謙卦名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程頤傳曰三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

臣按諸侯太驕之患往往起于有大功故夫以功名終者鮮矣程子謂惟周公足以當之臣謂三代以後庶幾近之者其郭子儀與屢握大鎮始終一心不矜不伐可謂君子矣

微子之命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

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

臣按詩稱湯之德曰聖敬日躋微子之恪慎肅恭其即成湯之心法與可以事親可以事神矣若一念之不敬而惰慢乘之足以危及宗廟而僇其先人其為不孝莫大乎是

文侯之命父義和（文侯字）汝克紹乃顯祖（指唐叔）汝肇（始也）刑（儀刑）文武用會（合之使不離）紹乃辟追孝於前文人（亦指唐叔）

臣按有國者將以上衛王室下保宗廟惟在法祖

而已周自文武相繼典制詳明而選賢尚德以造有邦俾其後子孫世世守之毋隕越也故克紹乃顯祖乃諸侯之孝而肇刑文武乃所以克紹顯祖也齊桓公問仲孫湫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秦襄公有存周之功而蒹葭之詩刺不能用周禮卒之魯終為守禮義之國而秦以驕暴亡也有國者可以鑒矣

詩衛風芄蘭篇名其一章曰芄蘭草名之支枝同童子佩觿錐也

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容刀兮遂瑞玉兮垂帶紳帶悸行止有節度兮

小序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臣按人君而不知為政以禮則雖其才能洵美且不足觀況其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佩其容刀瑞玉垂其紳帶非不悸悸然行止有節度而無柔潤温良之德以稱之則徒善其威儀而已童子之目正如鄭詩刺忽為狡童傳稱魯昭公有童心大

較狀其無知也易之大有戒小人言不臣也芄蘭刺童子言不君也一驕之害也

小雅采菽篇名其三章曰赤芾在股後王為芾服之于股以象大古之蔽膝

邪幅在下幅偪也邪纏于足以自偪束也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鄭康成箋曰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

臣按此與桑扈之詩言不戢斂也不難慎也受福不那多也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者同成周盛時上之賜其

下者甚厚下之事其上者愈恭赤芾在股謹拜跪也邪幅在下承趨蹌也皆以狀其斂戢畏慎無有怙寵而驕之意用能上下相保長永福禄若漢文賜吳王几杖愈蓄不臣之心唐之藩鎮一賜旌節即偃蹇而多背畔悲夫後世之諸侯蓋多故矣

大雅抑篇名其一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臣按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

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持輪之規位中庭之左右宁門屏之間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主誦書之官之諫居寢有暬御謂近習也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瞽史知天道宴居有師工樂官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讀為抑戒以自儆今按此詩凡十二章首章舉其凡次章言敬慎也三章言顛覆荒湛即賓之初

筵之指也四章不泄邇不忘逺也五六章謹出話也七章嚴屋漏也八章申言慎容儀也九章言恭為德基也十章戒滿盈十一章懼荒耄末章言天命之不易將喪亡無日也一篇之中流連反覆戰懼靡寧真與帝軒之刻輿几禹之勒筍簴湯之銘盤盂武王之為戒書同意千古諸侯之好學者莫武公若然臣謂武公不特足為諸侯師萬世帝王咸所當取法也

烝民篇名其二章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順也順承天子明命使賦布也宣布王命

臣按古訓為先王之遺典仲山甫之小心翼翼以其能式古訓也蓋諸侯生而富貴沈溺宴安不知法戒此固禍敗之所從來也誠使好學不倦熟于前世之所以興亡治亂以其善行以其惡戒自不至驕淫失道以取傾覆然臣謂式古訓又在禮下

賢人使朝夕獻善敗于古訓益講明習熟不惟享令名善一身而已于以出為王腹心股肱爪牙處天下事必事與古會無一不得其當而維屏維翰國家其永賴之矣

江漢篇名其五章曰釐賜也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文王錫山土田于周岐周受命自召祖穆公之祖康公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六章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作康公之廟器而勤王策命之

詞以考其成

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臣按召穆公有平江漢之功宣王賜之圭瓚秬鬯錫之土田勒策書廟器以昭告其先人功業赫然播之歌詠然公之勉宣王者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一不矜伐其武功之盛而惟憂文德之弗昭四國之不易洽也古大臣之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心乎為國者如是而亦以見古諸侯之不欲久假兵

柄而惟願雍容助致太平也嗚呼盛哉

春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隱公八年

胡安國傳曰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失禮譏之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臣按恭而無禮君子以為辱執玉卑俯賢者之所

譏是知平施之難也蓋謙不中禮矯枉過正其失不異于驕矣終魯之世多大夫之禍其亦公之有以啓之與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僖公四年

胡安國傳曰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

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
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
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名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
慮之謹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
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于是乎
衰矣魏武方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
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兹朕未知獲
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人之度量相越

豈不遠哉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僖公九年

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名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臣按齊桓侵陳之後會首止以定世子伐鄭以討叛盟甯母以斥姦盟洮以謀王室伯業未為衰也

即葵丘之會拜受賜胙凛凛乎視諸侯禮焉然桓公之時最强者惟楚自盟召陵以後有莫予毒之喜而諸侯之不恤于是乎鄭叛弦亡暨乎葵丘以後楚勢益强伐江滅黄伐徐而桓公方内溺于多寵外與姜氏會陽穀會卞與國亡而不能救救而不能力視昔日之城邢救許遷衛之勤而不德邈乎其不相及矣故齊桓伯業之衰已萌于召陵至葵丘之會固極盛而衰之際也先儒謂葵丘以前

猶自朔至望之月癸丘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甚

矣成功之難居也

冬十一月晉侯周卒 襄公十有五年

李廉曰晉悼公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

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

晉文老于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

之齒淺矣乃能忠孝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

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與八

年九合則勤于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于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雍澤之名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于不

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為威未為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

臣按悼公局量不如桓文而天資近道有過之者使其有志于王道得大賢為輔于行仁義也其庶幾乎惟其不能然故僅以霸然跡其始終蓋以柔道行之者甚類黃老也

臣又按悼公七年之中九合諸侯三駕而後楚不敢爭其功偉矣而終無矜伐之心此固其少歷艱難又承厲公驕侈克敵速之禍敗為戒而亦其能用賢納諫之力多焉觀其好田魏絳即陳周辛甲虞人之箴其既服鄭絳復以安其樂而思其終為規追至晚年衛人出君師曠復告以司牧之責與官師工瞽規誨箴諫之事君臣上下動色相戒始終不替固宜其不自滿假也

楚子伐徐

昭公十有二年

臣按方楚圍之未動于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會在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離陳也其僭逼已甚及代郟敖後益驕始求諸侯于晉而即示之侈既滅陳滅蔡遷許其惡固以遠矣伐徐之役狩于州來將問周鼎求鄭田雄心過于穆王周穆王欲肆極其心偏行天下銳志窮於厲刃子革將諫王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揄欲以詞鋒斬王淫慝雖復感悔嗟其晚矣蓋十年之間

天稔其惡而甚其毒叔向知之（言不義而強其斃必速）司馬侯知之（言楚之方侈天將厚其毒而降之罰）子產左師知之（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楚之臣椒舉（諫王宜示諸侯以禮）遂啓疆（王欲辱晉使啓疆諫止）申無宇（言楚禍之首正在諸侯無與爭）子革無不知之獨靈王不悟也夫驕盈之積哲者亦愚詩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楚靈之謂夫

左傳天王使名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

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公十有一年

臣按惰慢邪僻之氣設于身體而中之存焉者寡矣故古之君子視不過襘袺行必協璜瑀所以養其外以齊其內也晉侯之受瑞成子之受脤邾隱之執玉鄭伯之視流行速晉厲之視遠步高皆以驕而無禮禍亡不旋踵恭為德基信矣

國語晉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臣按文公十九年於外險阻艱難民之情偽既已熟知即位後猶學讀書于臼季若以多聞為未足宜其益知為君之難而謂始者之猶有易心也為國者固不可以不學即不能盡行而愈于肆意妄

行者多矣

厲公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懼及焉

臣按此范文子以厲公之驕盈而滋懼也多欲之君方其有敵國外患之時未敢以逞也迨天益其疾而使驟勝以驕之則私欲弘侈不可復制矣邪諂小人所以長之逢之者自無所不至如長魚蟜

之屬是也雖至無日矣晉武平吳而躭内寵莊宗滅梁而暱伶官一私之昭也可不痛哉

鄭語桓公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

臣按恃勢險而驕尤為不知所恃四岳三塗豈一姓乎即史伯之說欲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音浮騩山名主為之神主也而食溱洧猶以形勢為言然其大指歸於慎典刑以守之斯則所可恃者故曰在德不在險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

臣按戰國諸侯王皆以下士相傾如擁篲先驅開

第康莊者衹以攬天下諸侯賓客而非果能尊顯之也雖不敢以富貴驕士又將以得士驕人若文侯之於子夏也猶庶幾焉

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于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乃忘失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

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

臣按敬勝怠必敦詩書近賢士而善日以長怠勝

敬必惡聞正言見正人而惡曰以長王戊之淫纂其幾見於忘設醴矣至於諫之不從而胥靡先王之耆壽俊怙惡斯極也其得禍宜矣

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于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臣按淮南厲王志復母仇椎辟陽侯闕下跡其怨懟激乎天性蓋可憫傷由無賢傅相輔以古誼知

善敗卒以怙寵不軌廢蜀道死蓋袁盎之言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王亦自謂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自前世諸侯所以禍亡其成轍可覩矣彼昏不知誠有足為厲王悲者甚哉人不可以不學彭城之所以讀其傳而太息也

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

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臣按獻王篤學好古從民間得善書必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四方道術之士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以奉獻王獻王得書與漢朝等而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樂記孟子

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夫秦燔書籍學士大夫目不及見古文而能窮探而力致之者固已壓矣獻王生長天家獨能出遺經於煨燼散亂殘脫之中而幾使之完令學者所傳毛氏詩固獻王好之最先也左傳又王立之博士者也周官王得之李氏者也禮記王得之以獻所為一百三十一篇者而二戴從而刪

之者也樂記又王所作而雅樂久廢王考而獻之猶得隸于太常者也六經之僅存得王表章為多不獨于漢藩輔為卓爾而功于儒者亦偉矣迹王身端行治温仁恭儉蓋得于經籍者深可謂躬行之而效者而非徒以其文已也若淮南之溺於神仙黃白楚王之好伊蒲塞桑門好非其所可好既以致禍亡而江左諸侯王多從容文藝登高吟咏率有製作邸第容省賓朋尤盛斯所謂務華絶根

者亦無足觀矣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謟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為歎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

臣按東平王蒼好經書能文章值漢中興贊定禮樂多所匡益既懼盛滿懇辭歸藩歷明章兩朝寵

錫彌蕃而謙退彌至敬賢下士常若不及真有得於為善之樂者夫位望疑逼而能遠寵全身享有禄位此非獨天資近道蓋得之稽古之力為多斯固非明哲者不能也自漢世諸賢王前有河間後有東平以之竝稱良不誣矣

魏中山恭王衮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黄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衮曰夫生深宮之中不

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

臣按黄初時檢切藩國法令峻迫諸侯皆汲汲無

歡獨衮好學畏懼詒書屢嘉臨終戒世子汝幼少

早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接大臣

以禮事兄以敬恤弟以慈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

貞事太妃以孝敬若衮者豈不善始善終哉賢於

陳思遠矣

宋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帝與義恭書戒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追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傚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與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日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畧所

詣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
慮此實為難至訊曰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
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
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
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
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
令過蒱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
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

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臣按周之宗盟常入為卿士王朝而出為牧伯當其在朝則佐天子議政廟堂之上董正治官平均萬事如周公召公太公之為師保傅股肱周室夾輔成王者是已其出也則統六師之權分九州之任務廵行勞來萬民宣布朝廷德威征討不庭為職如周公左召公右而後則有畢公君陳又其後則有方叔召虎皆允文允武為憲萬邦炳炳麟麟

不朽史册自秦罷侯置守漢初頗因之諸侯王皆就國衣租食稅不與朝廷事永平間親藩之令者僅與聞大政然益謙讓天子亦不欲久勞之而自晉世懲漢魏以來孤立之弊始大封宗子各畀重權入則竊執太阿恣弄威福出則握强兵擁大鎮皆愚騃驕縱不恤國事弄兵喋血而晉隨以亡然自是以後諸王之任相循不改終五季之世預國政典諸州者非同姓莫與也而諸王皆年少闇于

大誼不知創業之艱難不知萬民之勞苦躭于逸樂眠于嬖倖謂天下事可專意獨行斷決在已志之所欲雖違必行意所不存即善必棄弗虞于衆弗稽于古以此執政其有濟乎而其受任方岳者則多殖貨財廣作府舍委政籤帥信眠便辟倡優子女不絶于前樗蒱弋獵鬬雞走狗之娛畧無虛日佐史莫敢進其言大將罕得見其面士卒道遥怨望時時有清人祈父之憂而猶以為兵强財富

莫可誰何也然而强臣跋扈于内叛將豕突于外不聞陳一兵發一矢以恤君父之難而顧以觀望取利或乃自相禽滅以怡于不孝不弟之大惡如有梁之末造豈不痛哉夫識卑而地高才短而任鉅知樂而不知憂從已而不從衆未有不上下解體而事隨以僨者也文帝之戒義恭可謂盡睹斯弊矣

魏彭城王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

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為世宗所留緦每乖情顧常悽然歎息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閒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臣按魏宗室藩之賢彭城為冠史稱其孝以為質忠而樹行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他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者洵矣其謙挹之性欲避位者數矣然終不免所居之勢然也夫

惴惴小心者猶或失之況如咸陽北海以驕汰濟之者乎

北史南安王楨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匹以襃美之引見于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于私庭令聞彰于邦國旣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患所宜慎者畧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謾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逸遊不擇交友三者不去禍患將生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

歛肆情孝文以禎孝養聞名内外特加原恕

臣按經以事親事君立身為始中終之序南安身為藩輔而暗于守貴之義蓋其天性肇始而不能勉厥中慎厥終則其孝養亦不足言矣

唐霍王元軌所至閉閤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慎未嘗與物忤數引見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臣按元軌經學文雅比於閒平孝行幾乎曾閔畢
躬禮賢練達故實常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貿易取
贏答曰汝當正吾失乃反誘吾以利耶蓋其識量
過人遠矣時號王元嘉亦好學藏書至萬卷以古
文字參定同異閨門孝謹尤為世所稱云
寧王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常以書
賜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
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

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絶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也虞帝至聖舍象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數千載天下歸善焉此朕廢寢忘食所慕歎也頃因餘暇選仙録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永無極矣

臣按史稱明皇友悌近古未有列第宮側連榻燕

飲勞賜相望歲盡付史官賜目必數百紙致鶺鴒

集麟德殿樹者千盛矣哉尋五王獨隋王隆悌早

甍憲與申岐薛俱令終夫豈獨帝友愛亦其有以

善居之也然岐坐與善讖緯者遊薛坐妃弟言休

咎幾獲罪憲終始一無間言豈非尤謹畏者與

宋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内寛外莊喜怒不見於色知大

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

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

臣按宋世宗室多矣鮮以驕貴敗者濮王之子孫衆多尤皆有令譽好學篤行多以賢孝稱夫亦其教之之力與故夫敬宗收族之法教育選舉之方所宜深講而知大宗正者尤宜妙簡親賢爲宗室儀表庶乎好學者知所勸而宗子之材者彬彬輩出矣臣嘗讀魏了翁宗藩文類序曰古之待同姓爲之宗法以統之爲廟室以序之爲氏族以別之爲國邑以處之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

則是數者未知其何如也學誦弦于瞽宗詔論說于東序見道德于成均攷中失于王闈無一時而非學也習射于澤助祭于廟燕毛于寢友之以俊士造士行之於公族公路無一事而非學也夫統之以宗則分有別序之以廟室則親有等系之以姓氏則族有別處之以國邑則才有試此莫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有觀動息有養則其生斯世也不為十六才子周名毛原有不可得矣自周之季

惡嫌畏偪自剪其類本根無庇以取孤危者無世無之漢初懲秦晉初創魏唐初鑒隋若知所以亢其宗矣然而僅以利害言非有誠慤之心深長之慮故封疆過制教養無法不驕佚以喪己則僭踰以覆國乃使生乎帝王之胄者反以斂名遠勢韜光晦明為保身之良圖世所稱賢不過儲思經術寄情詞翰若同姓之卿與國共休戚者反若非己所知嗚呼相承至此亦不思甚矣國朝厚倫之意

已非前代所及至裕陵以後又增為教育選舉之法文武之彥彬彬輩出其冠進士擢詞學舉童子者是猶以詞藝稱三百年間內而宰輔侍從外而監司牧守功施社稷德被生靈者代不乏人嗚呼菁莪豐芑之積棠棣鄂華之盛乃至此而況有衍未艾者乎了翁之論如此抑臣又讀明鄭曉同姓諸王傳序明初大啟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燕寧遼谷代晉慶秦肅九王皆近塞下城

郛富於曹滕兵車雄于魯衞莫不傅以元侯翊以宿將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王竝列内郡亦皆秉鉞麾旄部兵耀武蓋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大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于六國必無坑沈之禍迨其弊也盤石雖堅髋髀莫解建文數年間雉罹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盂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而齊谷不悛二叔不靖自是以後彝臬日嚴一不律奪禄再不律奪兵三奪

爵賢傅終老於梁園懿親絶蹤于魏闕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跣庶人罪庶人葢四萬有奇至有共蓬而居分餅而饍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横困窮則濫一也而不為之所可乎合二臣之言觀之有宋教育之方為庶幾焉明世諸藩富貴者多以驕淫失道亡而貧者至無以自存敬宗之意衰矣臣於親九族條已備言之兹復竊申教

之之義以為折驕萌之本云

金豫王永成明昌二年坐率軍民圍獵解職奉表謝罪

上賜手詔畧曰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愼者修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令以戒卿

永成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有驕色自號樂善居士

臣按永成初以遊畋獵獲戾詔書稱引經文戒諭懇惻晚年進德服訓不驕倘亦文士切磋之助乎

位在藩臣高危是懼三復經文而不克保者未之有也

元太子珍戩初封燕王世祖七年秋受詔巡撫青海至冬還京間謂諸王札拉呼及從官巴延等曰吾屬適有兹暇宜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聞之於是色埒默曰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已巴延曰皇上有訓欺罔盜竊人之至惡一為欺罔則後雖出善言人終弗信一為盜竊則事雖未覺心常惴惴若捕者將至

扎拉呼曰我祖有訓長者梢深者底蓋言貴有終始長必極其杪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輟也王曰皇上有訓毋恃大心大心一恃事即隳敗吾觀孔子之語即與聖訓合也

臣按珍戩奉藩與諸臣軍中各言所志能凛奉君父之訓惟恐失墜可謂孝矣大心者驕之萌也危之階也珍戩所謂孔子之語其即經意乎

以上不驕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録監生臣任　頴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九

諸侯之孝

不溢

易節卦名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程頤傳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

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六四安節亨

程頤傳曰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為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為有節之象下應于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為無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强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為善强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李光曰居近君之位能以卑遜承上安于臣節者也

臣按澤之有水滿則不容君子觀于此而知溢之不可也故受之節凡多寡之數隆殺之度莫不從而為之制而欲人之存於中發於外者無不商度計議以求中乎自然之節而德行立矣此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九四為近君之位蓋諸侯之屬勢處疑偪浸浸乎澤上之水矣而能無上溢之虞有就下自然之美與九五甘節之主相得益

章夫安往而不亨然安節謂柔順從容一無勉強誰其足以當之意惟伊尹之弗居寵利文王之小心周公之赤舄几几者與桓文凜凜祇奉王章不敢隕越而身自違之者多矣此即久假之而不能安者也諸葛亮云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又云不別治生以長尺寸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

陛下嗚呼此亦庶幾乎安之者與

書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慢也淫各守爾典以

承天休

臣按各守爾典即謹爾侯度也匪彝慆淫正與典常之道相反國家之敗靡不由之湯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者以此故願凡我造邦共戒之也

伊訓所言三風十愆即匪彝慆淫之實故曰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

詩鄘風定之方中篇名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朱熹集傳曰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

臣按塞則朴實無僞不長浮誇之習淵則謀慮深長不快目前之安立心如此自然收斂振作一時改觀故其涖民也必勤如夙駕桑田是也其居身也必儉如布衣帛冠是也其制度興作必以禮如

建城市營宫室合於天時協于王制是也其收集散亡卒致完富豈偶然哉

魏風葛屨篇名

小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篇名

小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園有桃篇名

小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唐風蟋蟀篇名

小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從禮也詩以刺晉僖公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陳風宛丘篇名

小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曹風蜉蝣篇名

小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臣按唐魏之君感陶唐虞夏之餘思雖復儉不中禮而憂思深遠猶斤斤不敢忘先世節以制度之意亦所謂苦節不可貞者也陳幽之荒樂無度曹昭之奢而廢法則不節之嗟其何咎矣然而魏風始刺儉後俱刺貪至碩鼠而貪斯極唐風始言好

樂無荒而山有樞即刺昭公政荒民散甚矣哉儉勤之難終而封靡之易長也故曰禮與其奢也寧

儉

禮記郊特牲諸侯之宫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鄭康成注曰此皆天子之禮也宫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舞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

也錫音陽

孔穎達疏曰諸侯惟合軒縣祭用時王牲擊石磬得舞大武故詩曰方將萬舞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

臣按諸侯之禍莫甚於僭始也諸侯僭天子繼也大夫僭諸侯陪臣僭大夫所謂不奪不厭者也然自成王以天子禮樂康周公僭端見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王室日以陵遲至東遷而斯極矣齊桓晉文有翼戴天子之功而庭燎之百自桓始也隧

之請自文始也終春秋之世諸侯之謹王度者無聞焉而周之不絶如綫矣禮曰君天下為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言大權之不可下移而折亂萌之必自上也昔周之先王待諸侯可謂以禮矣畀之以土田分之以彝器饗之以鐘鼓錫予之以衮黼車馬恩澤厚矣上下有等貴賤有章明微别嫌尊無二上未賜弓矢不敢征也未賜斧鉞不敢殺也未賜圭瓚不敢不假鬯也五載一

巡狩朝天子明堂之上有加地進律之賞有絀地削爵流討之罰其節制嚴矣惟其待之也至厚故諸侯莫不懷其德惟其限之也至嚴故諸侯莫不畏其威上下相安君臣交欣播為詩歌然天子猶不忘戒之也則昜之以令儀令德歎之以不戢不難言寵之不可恃而令之不假易也蓋所以防其覬覦而杜其僭侈者至于如此惟周公懿親有大勲勞以殊禮禮之不以為偪然亦所謂作而不法

後嗣何觀者也夫得臣如周公可以過予為臣如周公可以過受而卒交失之況非周公而予取不其兩傷乎夫以禮禁亂猶以坊止水以舊坊為無用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用必有亂患禮者君之大柄也欲絶諸侯僭端尤在謹持太阿勿授人柄哉

春秋春公觀魚于棠隱公五年

胡安國傳曰齊景公問于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儛

遵海而南放於瑯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
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
出令隱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
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
能無鍾巫公祭鍾巫之神館于寪氏被弒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張氏曰益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

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曰無遑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蓋兢兢業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治人一或惟耽樂之從則將以逸豫而滅厥德隱公忽僖伯之匡諫而遠從事于遊觀非所以為君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遵禮循法以隱公為戒也

臣按經云制節謹度鄭注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矢魚于棠見公之縱欲不自

克以禮故夫遊觀乃敗度之大者也出不以王事不以民事而惟一已之欲是狥不至于流連荒亡不止則豈惟俟度之不恪而傷財害民有不可勝言者此又費用無節之所自來也國雖富可立貧可不戒哉

初獻六羽隱公五年

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

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胡安國傳曰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别宫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于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辯矣聖人因事而書所

以正天下之大典

臣按天子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大為之坊以杜僭竊之端也成王念周公勲勞而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以天子之禮樂康周公而公之子孫不能善承公之志以辭王之寵命蓋交失之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書初獻六羽明其舊之失以冀其方來推干羽之僭以例其餘然隱公第以仲子别

宮不敢同羣廟故降用六佾而羣廟之八者如故也且夫仲子妾也用六羽猶以妾僭夫人也後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以妾母禮如小君由隱公之啓之也聖人書六羽特以明用八之失而未嘗以用六於仲子之宮為得也終魯之世凡僭禮卒皆無改故聖人於魯郊屢書特書焉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于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以戒而書禘者二書雩者二十一皆於失

禮之中從其甚者為書其餘不書者蓋不勝書也楊子曰天子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于僭僭莫重于祭夫禮之失也不于厲宣而降而於成康僭之始也不于列國而於周公之子孫夫子所以重惜之也

夏城中丘 隱公七年

胡安國傳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

汪克寛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廐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三十二年城小穀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郚哀五年城毗六年城邾瑕皆以春此城中丘九年城郎桓五年城祝丘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成郛定十三年築蛇淵囿哀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西郛皆以夏莊元年築王姬館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文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以秋是不時也桓十六年城向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

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宣八年城平陽成四年城鄆九年城中城襄十二年城防十九年城西郛城武城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城漆皆以冬修城得農隙之時定公墮郈費以弱私家僖公會齊桓存三亡國以興滅繼絶仲孫蔑會晉定城成周以藩王室皆合於義而亦書之

臣按凡土功之興勞民費財無有紀極是不能制節也諸侯國邑高卑廣狹皆有王度城築之役必

待天子之命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又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春秋之城築俱不禀王命且多踰制是不能謹度也卒之民疲弗堪莫與共守其國如春秋之書梁亡者可鑑是不能長守富也然所謂城者毋論内外猶有設險守國之意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君子亦以為譏若夫築臺築囿築館新延廄作南門之類此為害義之大者而亦無論時否矣夫晉築虒祈之宫而石言於魏榆楚成

章華之臺而師潰于訾梁具足以逆神人而名怨讟者至於如此而世猶不知戒也輓近世諸侯之制無分土分民之責城築非時之役蓋亦無有而宫室苑囿峻宇雕墻之盛往往相競而未有已功過於使鬼力盡於勞人不念高明之已瞰不知歌哭之安在此蓋寛饒之致歎於傳舍而姚坦之危言于血山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公元年

胡安國傳曰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于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内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與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

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臣按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今二國以祊近於魯許鄰于鄭相與假

易各便其私是謂天子不復能巡狩矣是謂六年五服一朝之制可廢矣不謹度之大者也又況易之不足而重以璧乎夫天子特異之賜不敵一璧兩國先君之寵亦不敵一璧夫豈以君親易吾璧也則其徇利滅義有不待爭奪篡亂而知其極者矣春秋于易田一事書之甚詳隱六年先書鄭人輸平八年三月書歸祊庚寅書入祊至此終之以璧假焉深誅其去仁義懷利相交接也嗟乎夫利

誠亂之始也豈不信哉

春正月公狩于郎 桓公四年

胡安國傳曰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

物而百姓若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

臣按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蓋文王身為西伯庶邦諸侯之所取法當待之以正正者節度所在不敢者制之謹之而不踰其幅也古者諸侯田狩不過郊皆擇山林蓊密之地為桑麻廬井所不及者如魯狩大野此其常所也今

乃違其常所遠至于郎春秋所以深譏之矛黄憲曰諸侯之田凡以靖民也故社以示之禮振旅以示之威驅逆以示之武蒐于春宣陽氣也苗于夏扞嘉萌也獮于秋順休令也狩于冬導隂滯也四時之田獵皆所以廣仁也禮曰諸侯既田則齋明盛服告于宗廟惴惴翼翼若有臨鑒有獲狐者則命之曰制爾以媚有獲虎豹者則命之曰制爾以猛有獲梟者則命之曰制爾以逆使百官皆懼而

奉職不懈由此觀之古者諸侯于田狩之際其用意蓋深遠矣如魯桓之非地不亦昔乎夫魯常築郎囿矣蓋即其地而囿之又有鹿囿有蛇淵囿然其蒐比蒲蒐昌間不聞即囿以蒐田而仍馳騖于稼穡場圃之地則又何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 莊公六年

胡安國傳曰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詞也言齊歸衛寶則

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于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于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臣按諸侯世國是生而富者也夫豈患貧所謂長守富者欲具約已自奉制用有節不至奢而犯禮而非徇于貨財封殖無厭之謂也利不可盡欲不可長貪以濟奢而禍敗隨之故夫欲富者非守富者也兢兢焉知富之可懼者乃不失富者也魯桓納郜鼎而寵賂章虞以貪璧馬而輔車亡曹衛朔篡位之不問而利其俘乎開黷貨之門啓爭奪之禍非惟不義亦不利矣

秋丹桓宮楹莊公二十有三年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莊公二十有四年

左傳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臣按丹楹刻桷左傳以為譏侈公穀皆譏僭于節

度交失馬且莊公忘父之仇而盛飾其宫以誇示齊女為不孝之甚御孫大惡之諫微辭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成公二年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為炭以瘞壙益車馬多埋車馬始用殉重器備葬器甲兵之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旁飾檜上飾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僭用王禮

乙亥葬宋文公成公三年

胡安國傳曰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于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于惡而益其侈無疑矣

臣桉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先

王之明器所以斟酌於有知無知之間而為之節仁之至義之盡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故知以生之道待死者已失神明之意而况窮奢極欲以奉無益之費而僭天子之禮者乎夫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而特以誇耀淫靡之俗上累先人儉素之德既非所以繼志而卒以啓將來丘隴不可知之禍亦非所以寧其嵬魄也則其不孝之罪又豈

獨以其奢而犯禮哉

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猶徧也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音預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

不曠棄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過再宿曰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哀公元年

臣按夫差志復父仇延立人出入誚讓已三年竟成其志棲越於會稽之山可謂孝矣跡其所以禍亡以得志後不思先君之儉德內躭于逸樂外競於會盟暴師中原疲民以逞仇讎在邇曾莫之懼

以坐為所乘悲夫人君以多難興以無外患亡者衆矣故范文子以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杜預以為平吳之後方勞聖慮哲哉其言之也

國語晉語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乃名叔向使傅太子彪

臣按悼公升臺之樂以見士民之殷富也若司馬侯之對則以德義為富也人莫不知人則明知己則昏故往往以後人而復笑後人若善其善以為己行惡其惡以為己戒斯可無目睫之譏而物我異處不至於更相笑矣

楚語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賢受寵服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

石匏竹之昌大嚚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材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騑即鄭子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也）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

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彊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美縮（取也）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

臣按靈王之所美者土木之崇高彤鏤也所悅目者觀大視侈悅耳者金石匏竹昌大囂庶也猶可言也至臺成而所與共者富都那豎也長鬣之士

也亡人也（逋逃者）此尤非人情即以中主處之猶知其一無可樂矣而當時固藉之以為耳目之娛亦獨何哉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臣按經言保社稷和人民左傳曰君人者社稷是主社稷因乎土地者也土地之大小廣狹有定制狡焉思啟封疆且非所以各守爾典而況日見侵

削也土地非人民不守人民非政事不治政事所以和其人民者也貝玉具而貨賄彰則黷乃政事矣若韓子之求鄭環秦人之易趙璧懷之者幾於買禍也且珠玉是寶則侈肆是崇具他物稱是者又將無所不至也及身之殃豈得免哉

漢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于天子出稱警入言蹕

臣按梁園之盛人多能道之賓客亦多聞人然皆工詞章罕聞正道不能輔王於誼羊勝公孫詭復以奇邪計行其間而王竟以怙寵敗矣故諸侯之於賓客必具賢者孝王日招延四方豪傑如其賢也東苑平臺方諫諍之不暇而侈從遊為樂乎

濟南王康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國相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

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隷應為科品而令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宫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内第觸犯防禁費以鉅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遊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

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蓄節遊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臣按何敞之諫即援經文可謂明切其陳奢侈之故亦深中乎當世而為言者與大抵諸侯盈溢之禍有數端焉輿馬一也珠玉二也多蓄奴婢三也廣置姬侍四也庄田五也多起內第六也鷹犬遊獵七也凡所以好殖貨財要皆為此夫古者欲節儉守富令也以奢侈之心求富何其拙於用富也

宋太祖餞衡陽王義季於武帳岡上將行勑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有饑色上乃謂曰汝曹生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令使汝曹識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儉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太祖若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以播

之于九服矣高祖思固本支崇樹襁褓後世遵守迭據方岳及乎太始之初升明之季絶咽于衾衽者動數十人國之存亡既不是繫早肆民上非善誨也

臣按太祖于江夏衡陽南郡三王皆有苦言至戒武帳罔之勑諸子善哉乎亦可謂知難者與夫少長豐佚者不知稼穡艱難正使居約習儉若猶懼不克而可遽列方岳早據民上乎尋高祖起細微既得大寶不忘隱約其詒來世以儉者可謂身先

之矣而五王之能率是訓者卒亦罕焉豈非崇樹
襁褓者失與義季于五王中名能節儉蓄財省用
然以酣酒終雖曰避禍其亦未聞夫衛武之戒矣
梁臨川王宏庫室垂有百間在内堂之後關籥甚嚴有
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悦宏愛妾
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他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
懽宴惟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陀卿往與宏及江大
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輿徑往

屋所宏恐上見其財貨顏色怖懼上意彌信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黄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帝與陀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綿漆蜜紵蠟朱砂黄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悦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

臣按史稱宏數以罪免縱恣不悛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宫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

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之道路又宏都下有數千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觀史所稱如此宏之貪淫不道蓋亦罕有而武帝始以洛口百萬之師委之既復崇以台司任以政事知其富溢乃更坦懷則所見者真淺近而無深長之慮矣且生活大可不知

緣何得之非其貪緣苞苴刻剥攘奪為怨府為禍門者乎宏及身僅能自免而子正德正則又濟之惡正則徙死正德卒啟侯景之禍以自及宏貪侈之招也時有錢愚論譏宏甚切噫誠愚矣

魏宗室權倖之臣競為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宫室園囿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鼓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于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河間王琛每欲

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為槽窗戶之上玉鳳啣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晶鍾馬瑙椀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貨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銀繒帛不可勝計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三日京兆王繼聞而省之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為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

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

唐滕王元嬰與蔣王惲皆好聚斂上常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大慚

臣按經言不溢守富輓近世諸侯王皆欲聚斂致富此政相反葢諸侯受命王朝撫有一國不患不富惟其富之足患故歐然不欲少溢取禍若不智者獨患不富以為一富皆無足患聚之不已散之

必速徒所以甚其毒而降之禍也夫諸侯用度故有尺幅車服有章宫室高卑有制媵御有數臣僕有等燕享有節薦羞有品弋獵有時賞賚有宜無珠玉之好無聲樂之奉無狗馬之娱率循是道以奉王章以承先祀長有是富永永無極矣惟其不循是道侈心一萌僭差日起惟憂府庫之不給谿壑之不充于是恣意聚斂貪冒不止追財帛饒溢顧欲彌多其入之也校計毫釐之間其靡棄之也

豈惜丘山之積而天道禍淫鬼神斯害思曩日之豪侈願委身于匹夫而豈可得哉如高陽河間之禍斯可為鑒戒必也裁損之方當自上制則高宗錢緡之賜其諸張武之金與

金密國公璹世宗孫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咏為事時時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永功璹父越王薨後稍得出遊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璹乃盡

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世宗章宗時）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

臣按璹之終始可謂貴而能貧者與當時俸入少而能安于淡素是亦制節謹度之義世之嗜利苟得者其初蓋託于俸入少家口多而姑為致富之計其繼也為無厭之求於卒也而并失之君子所

貴乎安節也

以上不溢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九